



7.7

长婚

杨 苏

责任编辑： 冯永祺
封面、题图： 陈 琦

求 婚

(短篇小说集)

杨 苏

*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.125 字数：120,000

1980年6月第一版 1980年6月第一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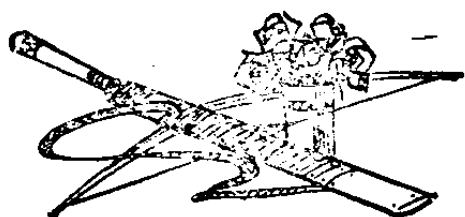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：1—11,400

统一书号：10116·801 定价：0.46元

目 次

求婚.....	1
剝牛.....	6
没有织完的统裙.....	19
春雨满山寨.....	28
一苞玉米.....	41
洱海风雨.....	55
绿谷.....	73
老社长.....	88
女教师.....	99
崩龙人.....	112
梅罕亮.....	125
山乡医生.....	150
梅恩莎.....	163
初春的早晨.....	182
后记.....	190

求 婚



邦毒乡乡长早俊挑起粪筐正打算出门的时候，狗叫起来了。他从竹墙的罅缝中往外看。见蛮娥人民公社的社长道孔，背着七九步枪，戴着镶边的细白布包头，筒帕^①鼓胀胀的，正向他家走来。他赶快回转身来把火塘里的火拨得旺旺的，茅屋被照红了，窜起的火焰，几乎舔着房顶。他刚坐下，道孔就进来了，他的身材高大，竹楼被他踩得“咯吱、咯吱”响。早俊揩了揩瓷茶杯，倒了一杯苦茶递给道孔，道孔拿出槟榔芦子回敬了早俊，早俊把道孔的枪和筒帕挂在竹钉上，然后问道：

“社长道孔，有甚么事你亲自到我家来了？！”

道孔一口喝完了那酩酊的苦茶，说：

“乡长早俊，今天天气很晴朗，是个好日子，没有一丝云挡住太阳。溜滑的竹子刺伤了手指，是人自己找的；今天在你家要是挨了骂，是我自己讨的。有一只鹰看上你家的鲜花，托我来说亲。”

^①筒帕：绣花的挎包。

早俊听了微笑道：

“喔，你是来说亲的，不知哪架山上的鹰，看中了我家的鲜花？”

“德努！……”道孔刚提出名字，早俊就抢着说：

“德努那样的小伙子，戴瓦^①人里有几个呀？我知道。”

“就是他，喜欢吗？”道孔得意地问。

“是个好小伙子，我喜欢！”早俊也直爽地回答。

“我早就猜着你一定会喜欢。”道孔眼睛发着光，为自己媒人当得这样顺利而兴奋，他回过身来，从筒帕里掏出一竹筒酒，分别斟在两个镶花的小竹杯里，双手递给早俊一杯道：

“来，喝了吧，愿你们两家的情谊和酒一样甜。^②”

早俊接过酒，但没有喝，沉吟了一会说：

“社长，我家只有这朵花，让你们的鹰飞到我们这里来吧！”

“我们戴瓦人招进来的姑爷，在丈人家住得长的可不多哇！”道孔擎着酒，不以为然地反驳道。

早俊摇摇头，接着说：

“树干死了，鹰儿叼着花朵飞开，那是鬼安排好的事，谁也没有法，可我还活着，怎能把女儿从我身边扯开？”

道孔听了，把酒杯放下，直截了当地说：

“乡长早俊，我们不要照老规矩讲话，还是直来直去地

①戴瓦：景颇族的一个大支系。

②景颇族说亲，喝了酒就表示同意了。

说吧，德努是我们那里的生产队长，要招来你这里，这抵得砍掉我的一只胳膊哪！”

早俊也放下酒杯，那黝黑但轮廓清秀的脸上，闪过一丝狡猾的微笑，说道：

“姑娘也是我们乡上合作社的会计，你们把她要过去，这不是来挖我的心吗？德努过来，我一条牛一杯酒也不要，把姑娘送给他！”

道孔听了，着急地说：

“不行，不行，老天爷，我们公社里几千条牛，你要多少挑多少，就是要条金牛我也给你找，只要把姑娘嫁过来。”

早俊把酒从自己的面前挪开，倒着苦茶说：

“社长道孔，我还要问问姑娘咧！”

道孔接过早俊倒来的苦茶，大笑起来：

“唉呀，树叶当不了草烟，你不要蒙人了，你家的姑娘早被我们小伙子串上了，我这个媒人哪，也是他俩自己来请的。”

“那有甚么关系，德努不过来，我有法不让姑娘去蛮娥。德努自己会飞来的。”早俊说完就闭起眼睛，表示不愿意再改变主意了。

道孔看看他面前的酒还是满满的没有动，不甘心事情就这样了结，他把包头脱下来，放在膝盖上，想了想，说：

“乡长早俊，我们是人民公社，你们是合作社，德努是党员，你姑娘是团员，叫公社的人到合作社，叫党员去嫁团员，我们这个面子搁到哪儿呀！”

“好好，公社面子大，我们合作社面子小，算我们高攀不

上！”早俊说着说着，赌气地把手中的火钳扔到火塘里，把头偏向一边，看都不看道孔一眼。原来县上开干部会的时候，他也要求办公社，县上没有批准，他生了很久的气，道孔刚才这段话，一下刺到他的痛处，使他光火了。道孔叹了口气，把酒瓶装进筒帕，看了看那就要熄灭的火塘，说：

“我们两个在火旺旺的时候见面，现在得在冷灰中分手了。”说完就摘下枪，戴上包头，慢吞吞地走向门口。早俊斜着眼睛，偷偷地看着道孔，当他见道孔的一只脚迈出门口的时候，赶快叫道：

“酒还没有喝，你这个媒人可怎么向青年人回话呀！”说着他赶快起来抱了一堆柴火，把火添得旺旺的，接着走过去抢下道孔的枪，挂在竹钉上。道孔狐疑地看着他，一下拿不定主意，不知该怎么办好！

早俊见了他的神气就笑说：

“姑娘给你们队长，可是不过去，得闲的日子，愿到邦毒愿到蛮娥随他俩。你们要她过去，莫说我，寨子里的人也不会答应，全寨会写算的只有她一个呀！”

“你怎么不早说，磨这半天做甚啊！”道孔忍不住笑，却故意地责问。

“可有个条件。”早俊盯了道孔一眼说。

“你又要念甚么鬼经哪？”道孔一听说有条件，就不肯坐下了。

“你们公社调五十头牛，帮我们的合作社驮三五天粪，二天还工还钱都行！”

“咳，这有甚么难哟。这点事办不了算甚么公社，十天

八天都行。你何消绕这么多的山水啊！”道孔慷慨地一口答应了下来，接着又不放心地问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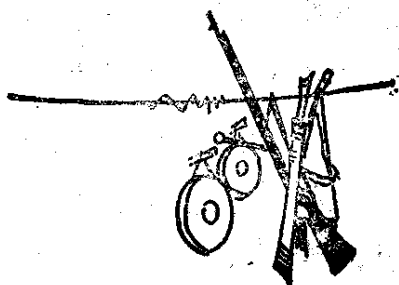
“说话算话吗？”

“汉子人一句话说出去，斧头也砍不掉的，来，喝了！”

太阳落山了，余辉红艳艳的，把山谷里的树林都染成金红色，当早俊把道孔送到殷红烂漫的桃树林的时候，过路的人都笑说：“道孔社长有点儿醉了，看他的眼圈象枫叶一样红咧！”道孔没有说甚么，只是愉快地笑。

1959年3月

剽牛



傍晚的太阳，火一样红，闪出万道金光，湛蓝的天边，涂满了朵朵琥珀似的云块，苍青的山，幻变得比蓝金还蓝，弄比寨十几家的茅屋顶上，都冒起了乳白色的袅袅炊烟，大家都急急收拾着下坝歇田的用具。这时，支部书记劳则铤一样响亮的男中音，在山寨里响着：

“田里的人等你，比等姑娘还急哩！勒大，你该插着翅膀飞下去！”

“早门，那条尖角的牯子牛，脾气象火药一样怪，你不去谁使它呀？”

“我砍完竹筒，会象箭一样射到你们窝铺里，我一定来参加。”

劳则鼓励着，督促着，把最后几个人动员下田后，就挥刀砍断了最后一根龙竹。他抬头看了看太阳，太阳红艳艳的，隔山只有半根竹子长了，可竹筒还没有完全砍好，劳则焦躁地摘下包头，用包头的边布揩了揩汗水，接着整整筒帕，眯缝着眼睛，望了望太阳说：

“唉，太阳老哥，你干吗这么急呀，让我嚼嚼槟榔，我

们俩一同下山多好！”说完，他从怀里掏出槟榔和旱烟，正要想嚼的时候，听见一个细嫩的尖嗓子喊：

“啊——支——书！劳则！”

劳则抬头一看，见共青团员木娜气喘吁吁地向他跑来，她那乌亮的头发，被汗水一绺绺地沾在前额和后颈，面孔胀得比攀枝花还要红，紫色的方格子布统裙上，溅满了泥浆。劳则赶快迎上去问：

“山麂子撞着虎豹才象你这样跑，发生了甚么事啦？”

木娜一边喘气一边说：

“我…我…家…阿爹…要…要剽牛祭鬼了！”

“啊，这么一件好事，你急甚么？象喝水酒一样，一小口一小口地说嘛！”

木娜咽了一口气，慢慢调匀了呼吸后又说：

“甚么好事呀！红木树花开了又谢了^①，全村的人刚住到田里，这时候剽牛祭鬼，下田的人还能安心在田里么？这还栽甚么秧，我家阿公真是老顽固！”

劳则听了，又掂起长刀，一边砍竹筒，一边说：

“不要乱骂人呀，你家阿公泡金怒有颗金子一样好的心，过年时候，没有人看田，他头发都白了还背着火枪，一个人歇在田里，你们团支部不是说要向他学习么？现在又骂人家老顽固。来呀，你站着干甚么，帮我刮刮这些竹筒，青年团要做党的助手呀！”

^①景颇族掌握节令，都以植物花开花谢，虫叫鸟鸣表示，红木树花落了，说小满已过。

木娜听了，弯下身子，抱起一个刚砍好的竹筒，拾了一把柴刀，刮着竹筒上翠绿的竹皮，急急分辩道：

“我一进寨子，就听见有人嚷，泡金怒要剽牛祭鬼了。我想，寨子里已两年不剽牛祭鬼了，我阿公怎么带这个头呀？心里一急，家都来不及回去，赶快来找你了！”

劳则听完微笑起来说：

“木娜，公鸡看错了光亮就啼叫，会把好睡的人吵醒；人听错了话就吵嚷，会叫安静的人也着急，还是回家看看再说。”

听完了劳则的话，木娜胀红了脸，撕绞着自己的衣角，低着头转身回家去了。

劳则把砍好的新竹筒安在一个背箩里，把背箩斜挂在肩上，挎上长刀，背上枪，迈开大步，想往田里走去。刚到寨门口官庙^①前，就见两个从田里回来的人，夹着灰棉毡在大青树下歇气。他俩一见劳则就嚷：

“支书，泡金怒家要剽牛了！”

“回来吃了牛肉祭完鬼，我们再下去。”

劳则听了，皱着眉头说：

“啊呀呀，牛肉把你们心都给迷住了，树梢摆动一下，你们就说刮大风，哪个泡金怒家要剽牛祭鬼呀？”

“支书，树梢没有摆动，风倒实实在在刮过田里的窝铺，听说泡金怒做了一个不好的梦，他请寨子里的人到家帮忙来剽牛！”

^①官庙：景颇族寨神的意思。

“他到田里把献鬼的牛吆回去了，厩在路上的牛粪还冒着热气！”

劳则听完，把肩上斜挂着的竹篓放下来，然后说道：

“你们把事情说得跟脚底下的土地一样实在，刚才木娜也这样说过。”

正说着，木娜又跑来了，她不断地喊：

“支书，支书……”

劳则高兴地指着跑来的木娜说：

“是风是雨，让泡金怒家的人自己来说明吧！”

木娜一到就急急地说：

“支书，公鸡没有看错光亮，人也没有听错话，我家阿公已经把牛拦在圈里了，明天天亮就请洞沙^①来念鬼剽牛！”

“嗯！”劳则沉闷地答应了一声，他那浓黑的双眉，拧成了一条黑线，他扶着刀把，沉思了一会，才扬起头问木娜：

“你不能和他讲讲新道理吗？”

“弯着的牛角也可以拉直，我爹的犟脾气谁能拦得了？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木娜噘着嘴，有点委屈的回答。

劳则听了，指着背篓里的水筒，对那两个刚从田里回来的人说：

“这是给歇田的人用的水筒，你们带去。回去吧，栽秧时怎能吃祭鬼的剽牛肉？木娜，领我去找你泡金怒阿爹！”

劳则走在前，脚步迈得很快，木娜光着脚，几乎是小

^①洞沙：也称魔头，景颇族里专门念鬼祭祀的人。

跑，才跟上了他，走到泡金怒家牛栏面前，木娜就说道：

“支书，牛就关在这里！”

劳则走过去，见一条褐黄色的牯子牛，毛色象锦缎似的闪闪发亮，听见人走来的声音，就发出温柔的低沉的“嗯、嗯”声，蹒跚地走上前来，伸出奶红的舌头，想上前舐木娜的手，木娜推了它的头一下，它困难地倒退了两步，眼睛里露出困惑的神情，呆呆地望了木娜一会，然后低垂着头，安静地站在潮湿阴冷的圈里。劳则扶着栏干说：

“多好的一条驮牛！”

“支书，放了它吧？”木娜恳求着。劳则回过头来讲：

“山药不是一下子就能烤熟的，不要急，这不好。我们放了，还得满山遍野给你阿爹找回来，还是让泡金怒阿爹自己来放的好！”

说完，他俩很快就离开了牛圈，不一会到了泡金怒家门口，木娜招呼说：

“支书，你看，他在磨着长矛呢！”

劳则抬头一看，只见泡金怒老爹在门口的鬼桩下，兴致勃勃地磨着锈了的长矛。鬼桩上吊着几串新鲜的藤条，那是准备绑牛用的。他磨呀磨呀，不时用长满老茧的手指去试矛头是否犀利，接着又眯缝着双眼，迎着夕阳金红的余辉，端详着雪亮闪光的长矛头，这时，他那枯皱黧黑的脸，简直象颗风干的黑枣。试了一会，他又紧闭着嘴唇，用筋络虬结的双手，按住矛头，在一块赭红坚硬的大磨石上，“霍、霍”地磨起来。

“泡金怒老爹，布谷鸟和知了把山谷都叫绿了，你还要

去打山吗？看你的矛尖磨得比太阳光还亮！”劳则语气平和地问。

泡金怒听了，没有抬头，一面使劲磨着长矛，一面说：

“年青人，打山要背火枪，剽牛才用长矛！”

“哦，磨长矛为了剽牛。老爹，让我来为你出点力，把你的长矛磨得跟电光一样快，一矛就能戳倒一条牯子牛！”

木娜听了这话，诧异地瞪了劳则一眼，并喊了一声：

“支书！”劳则没有回答，也没有看她。

泡金怒听了木娜的喊声，抬起头来。他端详着劳则，劳则那咖啡豆一样紫红发亮的方脸上，露着笑意，好象很高兴，黑色的长裤高过膝盖头，宽大的裤管好似乌鸦的翅膀，迎着风向两边展开，光着脚站在鬼桩旁边。泡金怒见了，皱了一下眉头，接着就喊：

“过来，过来呀，你把戴瓦人的规矩也忘了，怎么象棵竹子站在鬼桩旁呀！”

劳则一见老人那副严肃的神情，笑嘻嘻地从鬼桩旁走开，接着问道：

“老爹，管风管雨我们有气象员，吃药治病我们有卫生所，你剽牛为了甚么呀？”

泡金怒老爹膘了劳则和木娜一眼，然后直起身子，捏紧拳头慢慢地捶着他那象弓一样弯着的腰，接着把长矛递给劳则，说道：

“来，年青人，使使你的力气！你问为甚么要剽牛么？昨天晚上，我熟熟地睡到下半夜，梦见天鬼站在鬼桩上批评我，我一下吓醒了，哟，火塘里的火呀，蓝悠悠的。我赶快

爬起来，想去叫魔头，打开鬼门。狗叫得很凶，可影子也不见一个。我思忖着一定是天鬼来逛寨子了，出去没有找着魔头，碰上鬼怎么办？我又回来坐着，心呀，象小鼓一样，

‘咚，咚’的跳。我在火塘边想了一晚上：你们年青人搞大增产是大大地好事，阿公阿祖的老规矩，丢要丢些，可是我们两年开秧门不祭官庙，把天鬼跟破篮子一样扔在半边，这可不行了。一定是天鬼见怪我们寨子了。你们共产党员不信它，它不找你们，我老了，丢不开它了，天鬼就找上我了。要不祭一祭呀，全寨子不会安宁。我想把自家的牛，剽了祭天鬼，给全社的人平平安安过个日子吧！”

劳则听泡金怒老爹一口气说完了话，把枪从肩上卸下来，咬紧牙齿，使劲磨着长矛说道：

“老爹，解放十年了，你门前的攀枝花落了十次又开了十次，怎么还怕天鬼？”

“我不喜欢你这样说，劳则！戴瓦的古话，哪个岭岗没有路，哪条河水没有桥，哪个景颇寨没有鬼？不能不怕呀！”泡金怒从怀里掏出漆黑精致的篾盒，抓了一撮烟叶和槟榔，也不让劳则，气嘟嘟地放到嘴里嚼着。

劳则继续磨着长矛说：

“老爹，我阿公还没有埋进土里的时候，跟我们讲了个天鬼格莱的故事，有一次他和地下的戴瓦人比力气，他在天上扭住木棒的一头，人在地下扭住木棒另一头，扭了九天九夜，谁也没有扭胜。人想了个主意，晚上在格莱扭的那截棒棒上，悄悄涂了一层蟒蛇油，第二天比力气，格莱捏不住棒棒，比输了。他觉得戴瓦人比他有智慧，不好意思再下来逛

了，怎么现在他又来找你了？”

泡金怒听了，向劳则眨了一下眼睛，笑了笑说：

“聪明人，真会说话，我还没有听魔头说过这个好故事咧。可你忘了，麻栗不能和红木比呀，你是共产党，你们的鬼解放了，也跟你们一样聪明起来，不再咬人了，我呀，是个老戴瓦人，老得象根朽了的树桩头，我的鬼还是老脑筋，他还要咬我们老年人！”

“阿公，你这是甚么话呀？过了三年的旱地就不能种谷子了，老是讲古话，你的老脑筋比水牛都还顽固，哪里有鬼呀？”

木娜见劳则没有说他阿爹，反而好好地听着，忍不住插嘴批评他阿爹，泡金怒听了，光火了：

“你这个穿统裙的女人，你的智慧没有鸡的眼睛大，竟乱骂起老人了，看我不砍你两刀背！”说罢就去拔劳则的长刀，劳则生气地对木娜使了个眼色，木娜赶快跑进屋里去了，劳则拦着泡金怒道：

“老爹，做庄稼要看节气，你现在剽牛可不是时候，栽秧的人都下去了，一剽牛，秧子就栽不成了！”

泡金怒听了劳则的话，两手插在腰里，没好气地说：

“我约几个老年人悄悄搞！”

“悄悄搞？老爹，歇田的青年人听说你剽牛，都回到寨门口了！”劳则说。

“回来好了，牛肉打伙吃，甜酒大家喝。哼，戴瓦老道理，老年人的话，抵得刀子砍下的刻刻，现在山鸽子插上鹰的翅膀，毛主席教导你们年青人知道了新道理，老年人也低

着头听你们的话了，你们却把老年人踢进山篱子里去了，我为全寨子的平安，拿自家的牛来剽了祭鬼。这件事毛主席听了也赞成，就是你说不行，怎么不行？我泡金怒说行就行，来，把矛子还我！”泡金怒气冲冲地向劳则要回矛子，劳则没有马上还他，他把矛尖在鬓边擦了擦，看上面粘上了细细的发丝后，才递给泡金怒道：

“呸，老爹，矛子磨好了，这么快的长矛你就拿它去剽大象也不会误事，可剽牛，我知道毛主席不赞成，你爱寨子爱公社，得照毛主席的办法才行！”

泡金怒瞅了劳则一眼，挥舞着长矛说：

“天也好，地也好，就是中间的雾露不好，甚么事都是你们党团员不喜欢，想出鬼主意阻拦，却又骗泡金怒说是毛主席的办法。”泡金怒越说越生气，雪亮的矛尖几乎戳着劳则宽宽的额角。

“雾露是支不住阳光的，老爹，我说的话却经得起刀子砍矛子戳，毛主席的话，是我的耳朵听了县委讲的，我还请人把这些话留在我的本本上。呸，让风把你耳朵里积着的灰吹掉，听听再说吧！”

劳则说罢，也不管泡金怒愿不愿意，小心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记者本，迎着夕阳金红的光，慢慢地念着。

泡金怒起先只瞅着对面青翠的山峰和血红的太阳，打算听劳则念叨些甚么，可是，劳则本子上的话，却越来越打动他的心，他赶快蹲下来，并招呼劳则道：

“你又不是去赶街追小姑娘，这么快干甚么，一字一字念！”